

# 高校阅读教学改革中学业情绪的动态变化研究

## ——以“读后续说”为例

刘锦男

(广东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00)

**摘要:** 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人与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 强调人的积极力量、平衡心理学价值观和面对难题时的积极解释。文章针对“读后续说”教学中本科学生的愉悦、焦虑与倦怠情绪动态变化情况, 解释积极心理学视角下, 学业情绪对“读后续说”教学的影响。研究表明, 从积极心理学入手, 探索提升学业情绪的手段, 可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幸福感。

**关键词:** “读后续说”; 学业情绪; 积极心理学; 情绪水平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22)03-0115-06

## Dynamic Changes of Academic Emotion in Reading Teaching Reform in Universities: Take the Reading-Speaking Integrated Continuation Task as an Example

LIU Jin-na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00, China)

**Abstract:** Positive psychology is committed to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ositive emotions, emphasizing people's positive power, balancing psychological values and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in the face of problems. Aiming at the dynamic change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eelings of pleasure, anxiety and burnout in the reading-speaking integrated continuation task,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mpact of academic emotion on the reading-speaking integrated continuation tas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t is foun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exploring the means to improve academic emo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happiness of learning.

**Key words:** the reading-speaking integrated continuation task; academic emotion; positive psychology; emotional level

### 一、引言

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是心理学研究新方向, 将情感与认知相关研究迅速推进。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将积极心理学与外语教学相结合, 试图探索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 并尽力帮助学习者挖掘自身积极人格

品质和自身潜力, 从而获得幸福感。积极心理学的二语学习与情绪研究, 揭示了社会文化性、个体差异性和复杂动态性的二语情绪特点<sup>[1]</sup>。鉴于此, 本研究以积极心理学为视角, 探索学业情绪在“线上+线下”“读后续说”教学中的动态变化, 及其对学习者的续说成绩的影响, 进而对积极心理学、“读后续说”研究和实践提供建议。

收稿日期: 2022-03-21

基金项目: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 (010202162201); 湛江市哲学社科项目 (ZJ21YB01); 广东海洋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010201162103)

作者简介: 刘锦男 (1972-), 女, 吉林长春人。广东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教育研究。

## 二、文献综述

积极心理学最初主要关注天才与婚姻幸福感,后来发展至对人类潜能的研究,并从认知独大的局面转向对人类情感与认知的交叉研究。20世纪的心理学区主要关注人类消极情绪和缺点,直到21世纪初期,研究内容才逐渐转向对人类优势的研究,焦点涉及对二语情绪的探讨<sup>[2]</sup>,也在二语习得领域引发了一场“情绪运动”<sup>[3]</sup>。塞利格曼(Seligman)将积极心理学分为三个核心内容,分别是主观积极体验、积极个体特质和群体或环境层面的积极公众品质<sup>[4]</sup>。不仅如此,塞利格曼(Seligman)还提出了“拓展—建构理论”,将消极和积极情绪进行了区分,并提出积极情绪可通过学习者动机、心理、生理和认知等因素拓展“思维—行动”资源,达到抵消消极情绪的作用。随后,佩克伦(Pekrun)将教育心理学中“控制—价值”理论与二语习得相融合,在聚焦情绪产生的因果关系的同时,还探讨了情绪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他将情绪因素与二语学习相结合,通过考察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情绪体验,提出了“学业情绪”概念,并认为积极情绪包括满足、高兴、兴奋、愉悦、自豪、喜悦等情感<sup>[5]</sup>。除积极情绪和积极环境因素外,积极心理学也关注对负面情绪和消极体验的探讨,强调研究需关注动态情绪感受,呼吁在整体情绪视角下重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二语习得效果的影响<sup>[6]</sup>。此外,情绪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增强或降低学业动机的中介因素。当学习者内在产生与学习任务相关的情绪时,便会有助于学习动机的提升,反之则会产生焦虑、羞愧、失望、无趣等消极情绪,在降低内在动机的同时,有碍学业任务的完成<sup>[7]</sup>。麦金太尔(MacIntyre)指出,情绪理论的研究重点是学习者如何处理学习过程中的消极情绪,在学习过程中建立幸福感,达到“动机重建”的作用<sup>[8]</sup>。

外语学习是一个长期且需要毅力的过程,其过程中产生的愉悦、乐观、激情、参与等情绪得到了外语研究者的普遍关注。2014年,德瓦尔(Dewaele)等对1700余名外语学习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检验外语课堂焦虑与外语愉悦的情况,发现高年级和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所表现出的外语愉悦度更高、课堂焦虑程度也更低,这说明外语愉悦程度与学习者年龄与语言水平成正比。

随后,德瓦尔(Dewaele)分析了学习者产生更多积极情绪的因素,发现语言水平、教师积极态度、课堂上的外语输出时间有助于积极情绪产生<sup>[9]</sup>。随后,帕韦列斯库(Pavelescu)发现,在众多情感中,“热爱”是点燃学习激情的“燃料”,不仅可以使本就喜爱某一学科的学习者感到稳定且强烈的爱,也可以使其在不太愉快的课程中创建有效且积极的应对机制<sup>[10]</sup>。针对情绪理论的实证研究也相继在国内展开,李(Li)、江(Jiang)和德瓦尔(Dewaele)发现,学习者情感因素水平与教师可预测行为呈正比,除课堂焦虑程度更高之外<sup>[11]</sup>,其研究结果与德瓦尔(Dewaele)在2014年的研究结果一致。对于国内二语习得研究而言,近些年的二语教学研究呈现了多元化特点,传统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当下外语教学发展,这也为外语教学改革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韩晔、许悦婷探讨了二语写作学习者中书面纠错反馈所产生的情绪体验和调节策略,发现不同的书面反馈能够激发不同类别且动态的学业情绪,学习者也可通过情感导向、情景导向、评估导向等策略进行自我调节<sup>[12]</sup>。焦虑、困惑、低学习动机已成为长期困扰外语学习者的问题,但如何培养积极情感、重建学习动机的研究却十分缺乏。国内二语学习研究多侧重反馈效用,较少关注学习者的动态情感因素,尤其是积极情感构建。学习过程中唤醒积极情感的过程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因课堂设计环节而异。因此,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的课堂学业情绪研究意义非凡,将有助于构建积极课堂环境、提升学习者学习效果,并对二语习得领域与语言教学研究提供参考。

## 三、实验研究

###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在高校俄语学习环境中开展,试图解决以下问题:

1. “读后续说”唤醒的学习愉悦、焦虑、倦怠情况如何?
2. “读后续说”与学习愉悦、焦虑、倦怠水平呈现何种关系?
3. “读后续说”教学实验对负向学业情绪有何影响?

### (二)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广东海

洋大学选取 278 名俄语学生作为研究被试。所有被试在校期间均由同一老师讲授“第二外语（俄语）”课程，该课程授课期间涵盖俄语听、说、读、写、译教学，旨在提升俄语语言综合能力。授课方式均采用“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授课期间采用相同教材、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实验开始前，由笔者组织所有被试参与实验前测，试卷采用公共俄语四级考试试题，评分标准参照公共俄语四级考试评分标准，由笔者本人进行试卷评阅。经检测，所有被试俄语语言水平差异未达显著 ( $p=0.98$ )。

### (三) 研究工具

#### 1. 外语愉悦量表

教学实验采用 Li 等人于 2018 年提出的“外语愉悦量表”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简称 FLES) 中文版<sup>[13]</sup>。该量表改编自德瓦尔 (Dewaele) 和麦金太尔 (MacIntyre) (2014) 版本<sup>[14]</sup>，内容包括教师相关型外语愉悦、学习者外语愉悦和课堂气氛相关测试条目 11 项。经检测，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4，KMO 值为 0.853，表明量表信效度较好，能够有效测量学习者外语愉悦情况。

笔者将量表中的有关“课堂教学”的相关题项情境设定为“在线教学”，经检测，新修订的量表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3，KMO 值为 0.831，说明信效度均较理想。

#### 2. 外语课堂焦虑量表

实验选取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简称 FLCAS) 是由霍维茨 (Horwitz) 于 1986 年设计的李克特五分量表<sup>[15]</sup>，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学属性，用于测量学习者在学习外语过程中的焦虑程度。量表共包含 33 个题项，笔者同样将量表情境设定为“在线教学”。为使学习者更好地理解量表内容，笔者将其译为中文。经检测，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1，KMO 值为 0.802，表明其信效度较好。

#### 3. 学习倦怠量表

为检测学习者是否具有成就感低、疏远学习、性情低落的情况，笔者选取连榕设计编制的“学习倦怠量表”，该量表包含 20 个题项，3 个维度 (成就感低、情绪低落、行为不当)<sup>[16]</sup>。量表采取五级评分制，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7，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

#### 4. 实验材料步骤

教学实验采取“读后续说”教学模式，全程共进行 2 次俄语“读后续说”教学，采取“前测—干预—后测”的教学设计。前测与后测均采用公共俄语四级考试真题，2 次“读后续说”教学实验材料均选自 S·A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教学实验要求被试在 35 分钟内完成阅读和续说任务。

实验共进行了 8 个教学周，采用“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笔者在每次续说任务完成后均会组织被试进行线上讨论和优作展示，以寻求最佳的教学效果<sup>[17]</sup>。实验过程由笔者实施，将被试分为续说组和非续说组，测试规则如下：续说组在 30 分钟内阅读俄语原文并进行续说，体会语言风格、情感和语言特点；非续说组要求在同样时间内了解文本背景知识 (切尔诺贝利核爆事故)，30 分钟后用俄语针对自己的感悟进行口语表达。两组被试在同一时间段进行口语续说或口语表达，时间为 5 分钟，并使用多媒体设备录音。笔者于下一周组织被试进行线上讨论。学业情绪调查统一在非教学时段进行，由笔者对所有被试于前测之前和后测之后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实名方式进行，以便匹配学生成绩。具体流程如表 1：

表 1 “读后续说”教学实验流程

周次	实验组	对照组
1	问卷调查 1	问卷调查 1
2	前测	前测
3	“读后续说” 1	非“读后续说” 1
4	发表成绩 1，第一次线上讨论、优作展示	发表成绩 1，第一次线上讨论、优作展示
5	“读后续说” 2	非“读后续说” 2
6	发表成绩 2，第二次线上讨论、优作展示	发表成绩 2，第二次线上讨论、优作展示
7	后测	后测
8	问卷调查 2	问卷调查 2

## 四、数据收集与分析

### (一) “读后续说”中学业情绪总体情况

为进一步检测外语愉悦程度与消极情绪的总体情况，笔者选取出现频率较高的愉悦、焦虑、倦怠三种情绪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和描述性统计。

详见表2:

表2 “读后续说”学习者愉快、兴奋、焦虑、倦怠情绪水平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众数	中数	偏度 (标准误)	峰度 (标准误)
愉悦	38.64	15.32	38	39	-.26(.06)	.48(.16)
焦虑	98.93	18.31	103	100	.04(.07)	.13(.16)
倦怠	34.42	10.74	28	35	.63(.65)	.13(.16)

表2显示,被试的外语愉悦度低于国际水平,而焦虑程度高于国际水平,该结果与(艾尔·胡佛)Al-Hoorie和麦金太尔(MacIntyre)在2019年的研究结果相符<sup>[18]</sup>,即中国外语学习者的积极情绪普遍低于国际样本,而消极情绪则高于国际样本。此外,最低值、最高值、标准差显示了被试情绪体验与情绪能力的差异性。不仅如此,根据邵(Shao)等的区域划分参照标准,通过学业情绪均值可知,被试愉悦、焦虑情绪处于中等水平,倦怠情绪处于较低水平<sup>[19]</sup>。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产生外语学业情绪的原因十分复杂。由于学生长时间处于紧张的学习氛围中,难免产生焦虑和倦怠情绪。根据控制—价值理论和拓展—建构理论内容可知,若学习者长期被校级学业情绪控制,不仅不利于身心健康,还会对学习效果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习者情绪状态,提升学习者外语学习幸福感。这也符合积极心理学对“全人教育”理念的倡导<sup>[20]</sup>。

## (二) “读后续说”成绩和学业情绪相关性研究

根据表2的数据检验结果,笔者使用SPSS对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愉悦、焦虑、倦怠情绪和两次“读后续说”成绩进行了相关研究,详见表3:

表3 愉悦、焦虑、倦怠情绪和“读后续说”成绩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成绩1	成绩2
愉悦	—			.149 ***	.196 ***
焦虑	-.289 ***	—		-.151 ***	-.142 ***
倦怠	-.526 ***	.363 ***	—	-.281 ***	-.173 ***

注:\*\*\*p<0.001。

通过表3可知,两次“读后续说”成绩与愉

悦情绪呈正相关关系,与焦虑、倦怠情绪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正向情绪有助于学习效果提升。正向情绪可以让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表现良好,且愉悦程度越高的学生,表现出的焦虑、倦怠情绪越少,也越能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负向情绪(焦虑、倦怠)则相反,负向情绪越强,学习者在“读后续说”教学时表现越不自信,语言习得效果越不理想。表3同样显示出学业情绪与“读后续说”学习效果的显著预测关系,正向情绪、负向情绪和二语成绩形成了三角关系,这与Li在2020年的前期研究结果一致<sup>[21]</sup>。学业情绪与两种情绪类型形成联动关系,为拓展—建构理论中的学业情绪与二语学习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

## (三) “读后续说”负向学业情绪差异比较

为验证“读后续说”教学实验对学习者的负向情绪的影响,笔者将学习者焦虑、倦怠情绪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详见表4:

表4 焦虑、倦怠情绪与前测、后测成绩t检验结果

学业情绪	变量	实验组 t值	实验组 p值	对照组 t值	对照组 p值
焦虑	课堂焦虑	-2.125	0.012	1.645	0.327
	交际畏惧	-0.021	0.087	0.242	0.424
	考试焦虑	1.261	0.003	0.534	0.463
	负面评价焦虑	2.142	0.001	0.249	0.003
倦怠	学习倦怠	0.248	0.001	0.203	0.532
	情绪低落	-0.153	0.000	1.125	0.329
	成就感低	1.832	0.001	0.163	0.059
	行为不当	-0.421	0.094	0.135	0.064

由表4可知,从焦虑情绪方面来看,实验组被试课堂焦虑、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焦虑的得分显著降低,说明“读后续说”教学能够显著缓解学习者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学习倦怠水平,也侧面说明了“读后续说”教学可以改善学习者学习焦虑;从倦怠情绪方面来看,实验组被试在“读后续说”前后的学习倦怠总体水平、情绪低落和成就感低三个项目上测试结果达显著,说明“读后续说”可以提高学习者语言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可有效缓解成就感低和情绪低落的现象。

对照组被试情况说明,仅有焦虑情绪中的负面评价焦虑得分显著降低。笔者认为,这可能是

因为“有教师干预和指导的学习过程效果更佳”<sup>[22]</sup>。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 对照组教学加入了线上课堂讨论和优作展示, 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综上所述, 相较于非“读后续说”教学, “读后续说”教学有助于学习者改善焦虑与倦怠学业情绪, 且能够显著降低负面情绪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这说明“读后续说”教学优化了多种教学方式, 使多种教学资源有机结合, 充分体现了外语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 且教师指导无论在何种教学模式中都起到正面影响。

## 五、结语

研究发现: (1) 学习者二语学习积极学业情绪处于中等水平, 消极学业情绪中焦虑情绪处于中等水平、倦怠情绪处于较低水平。(2) “读后续说”教学可显著改善学习者负向情绪。两次续说成绩与情绪相关性研究表明, 正向情绪有助于学习效果提升, 愉悦情绪与焦虑、倦怠情绪成反比。(3) “读后续说”教学可显著改善学习者焦虑情绪和倦怠情绪。其中显著降低的焦虑情绪包括课堂焦虑、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焦虑三个项目, 倦怠情绪包括学习倦怠总体水平、情绪低落和成就感低三个项目。(4) 非“读后续说”教学能显著改善焦虑情绪中的负面评价焦虑项目, 说明教师指导下的俄语教学可有效缓解学习者负面评价焦虑。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读后续说”教学中的有些内容需要大量情绪感知与教学实践。中国学生普遍学业繁重, 俄语作为外语, 多是学习者在本科学习中初次接触到的, 趣味性低、难度高、与其他专业课相关度小, 容易导致学习者学习投入不足, 产生负面情绪。因此, 从积极心理学入手, 找到有效提升积极学业情绪的手段, 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中, 可尝试他评与自评相结合, 通过教师、学生、家长评价组合的方式, 考察积极和消极学业情绪体现情况。不仅如此, 还可针对“读后续说”教学设计本土化问卷, 以解决中国大学生外语续式教学中的问题。

## 参考文献:

[1] MACINTYRE P D, GREGERSEN T, MERCER S. Setting an agenda for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LA: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9(1):262-274.

- [2] DEWAELE J-M, LI C. Editorial: Special issue “Emotions in SLA”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8(1):15-20.
- [3] PRIOR MT. Elephants in the room: An “affective turn,” or just feeling our way?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9(2):516-527.
- [4] SNYDER C R, LOPEZ S J.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C]// *Positive psychology, positive prevention, and positive therap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3-9.
- [5] PEKRUN R, GOETZ T, TITZ W, et al. Academic Emotion in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A Program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2(2):91-105.
- [6] DEWAELE J-M, MAGDALENA A F, SAITO K. The effect of perception of teacher characteristics on Spanish EFL learners’ anxiety and enjoyment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9(2):412-427.
- [7] SCHUTZ P A, PEKRUN R. *Emotion in Education* [C]// *The 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s: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emotions in education*,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2007:13-36.
- [8] GABRYS’ -BARKER, GAL’ AJDA D.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C]// *So Far So Good: An Overview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SLA*, New York: Springer, 2016:3-20.
- [9] DEWAELE J-M, MACINTYRE P D. The Two Faces of Janus?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4(4):237-274.
- [10] PAVELESCU L, PETRI B. Love and Enjoyment in Context: Four Case Studies of Adolescent EFL Learners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8(1):73-101.
- [11] LI C C, JIANG G Y, DEWAELE J M. Understandi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J]. *System*, 2018, 76:183-196.
- [12] 韩晔, 许悦婷.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二语写作学习的情绪体验及情绪调节策略研究——以书面纠正性反馈为例 [J]. *外语界*, 2020(1):50-59.
- [13] LI C, JIANG G, DEWAELE J-M. Understandi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J]. *System*, 2018(76):183

- 196.

- [14] DEWAELE J-M, MACINTYRE P D. The Two Faces of Janus?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4(2): 237 - 274.
- [15] HORWITZ E K, HORWITZ M B, COPE J.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86(2): 125 - 132.
- [16] 连榕, 杨丽娟, 吴兰花. 大学生的专业承诺、学习倦怠的关系与量表编制[J]. 心理学报, 2005(5): 632 - 636.
- [17] 张秀芹, 王迎丽. 读后续说任务中语言水平对学习输出及协同效果的影响[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1): 9 - 16.
- [18] AL-HOORIE A H, MACINTYRE P D. Contemporary Language Motivation Theory: 60 Years since Gardner and Lambert (1959) [C]//The Emotional Underpinnings of

Gardner's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Test Battery,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9: 57 - 79.

- [19] SHAO K, YU W, JI Z. A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EFL Studen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3(4): 917 - 929.
- [20] 江桂英, 李成陈.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评述与展望[J]. 外语界, 2017(5): 32 - 39.
- [21] LI C. A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 on Chinese EFL Students'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EFL Learning Achievement[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20(3): 246 - 263
- [22] 王初明. 如何提高读后续写中的互动强度[J]. 外语界, 2018(5): 40 - 45.

(责任编辑: 赵惠君)

(上接第103页)

思政案例的情景设计,重在展现舰艇海战中实战环境的艰苦,战斗英雄的过硬专业素养和英勇无畏精神。结合新型舰艇装备的发展和舰艇机电军官岗位任职特点,引导学员树立“岗位就是战位、值班就是战斗”的思想意识,感悟英雄的战斗作风和“踏实、求真、奉献、创新”的机电专业精神,引导学员建立起“在学校学习固本强基、在部队工作岗位建功”的行动自觉。

## 六、结语

军队院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目前正处于广泛发动、积极探索的阶段。本文聚焦思政教学过程中的情景设计问题,基于舰艇动力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特点,明确了课程思政教学中情景设计的基本要求,分析了三类典型思政情景的设计方法及实施途径。结合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分析了舰船动力专业课程思政情景设计的具体实例。研究工作可以完善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的方法体系,强化专业课程协同育人的效果,提高舰船动力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 参考文献:

- [1] 胡军涛, 杨延飞, 朱四如. 关于军队院校课程思政的思

考[J]. 海军院校教育, 2021, 31(3): 57 - 59.

- [2] 邱家波, 曾广会. 军校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应把握的几个着力点[J]. 海军院校教育, 2021, 31(3): 60 - 61.
- [3] 王国师, 张朝伟, 周升响. 雷达基础课程思政方法探索与实践[J]. 空军预警学院学报, 2020, 34(6): 444 - 447.
- [4] 程东升, 武文, 印玉栋, 等. 雷达装备教学“课程思政”实践探索[J]. 空军预警学院学报, 2020, 34(6): 448 - 450.
- [5] 宋佳平, 张方方, 郭东田. 军事案例教学中的课程思政设计[J]. 海军院校教育, 2021, 31(4): 53 - 54.
- [6] 陈启飞, 黄亚新, 陈徐均, 等. 军队院校本科专业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J]. 高教学刊, 2021(3): 131 - 134.
- [7] 高德毅, 宗爱东. 课程思政: 有效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的必然选择[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7(1): 31 - 34.
- [8] 何玉海. 关于课程思政的本质内涵与实现路径的探索[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9(10): 132 - 136.
- [9] 邓艳君. 红色基因融入课程思政建设的三重路向[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2): 111 - 115.
- [10] 刘鹤, 石瑛, 金祥雷. 课程思政建设的理性内涵与实施路径[J]. 中国大学教学, 2019(3): 59 - 62.

(责任编辑: 邢云燕)